阿毗達磨順正理論卷第二

尊者衆賢造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辯本事品第一之二

於色蘊中已說根境唯餘无表此今

當說頌曰

乱心无心等 隨流淨不淨 大種所造性

由此說无表

論曰乱心無心等者等言謂通兩處

即不乱心及有心位不善无記名乱

心餘心名不乱無想滅定名無心與

能滅心故雖更有餘无心果位而無

表色非所隨流故无心言不攝於彼

於三性心及無心位相似相續故名

隨流淨不淨者謂善不善善心等起

名淨無表相似相續說為律儀或非

律儀不善心等起名不淨無表相似

相續說為不律儀或非不律儀若无

記心亦為二種剎那等起由此即說

二等起心然淨不淨二無表色其隨

轉心或不相似若淨無表或全無心

因等起心二各相似已說乱心無心

是言我今與地音地觸地雖有是事
而顯形色於地水火能通表示所以
者何世不多說我與於水亦不多說
與等於火雖言觸地等而即地等界
是故地中雖有香等而顯形色勝故
偏說又顯形色表示二界地等無異
是故偏說若尒顯形表示衣等勝香
等故亦應偏說世起想名無有決定
故對法者隨世想名示現地等衣等
差別又實有物非世共成世所共成
皆是假有故於假法應隨世間所起
想名差別而說由是香等假說為地
亦無有失且說顯形表示地者作如
是說由諸世間想名無定不可以二
例餘皆同已說衣等四處為性諸餘
揔法如應當知衣等物中亦有生等
彼物應以五處為性雖非非有而諸
世間不於彼起衣等想名若尒嘗處
應名衣等以世間說聞衣等聲雖亦
有聲而非相續色等恒有故唯說四
如地但用顯形為體水火亦然隨世
想故世間現見水青長等故說顯形
為水自性世間見觸水流相已便作

是說此中水流然此流體理非實求
眼等五根境各別故亦非顯色身可
觸故又非形色八不攝故非離顯形
有別色處云何見觸水流相耶衆水
聚集風力所排生彼彼方展轉相續
世間於此起流想名如是衆水異方
生時於中顯形為眼所見共聞濕性
為身所觸是故顯形及與濕性風力
所擊展轉相推異方生時說為流性
非離此外別有流體故水流等是假
非真世間現見火赤長等故說顯形
為火自性又即色觸轉變生時名火
焰炭是假非實無一實物身眼得故
已說地等與界差別世間於動立風
名故風與風界無有差別由此道理
言風即界豈不世間於顯形色亦生
風想世間現以黑風團風更相示故
有通此難故說言亦是如地等與界
別義古昔諸師咸作是說地於中雜
故見如此為顯其風即是風界故復
言尒尒者定義此二說中前說為勝
遍處不淨無差別故不淨攝緣色處
境故頌曰

此中根與境　即說十處界
論曰已說實物根境無表為色蘊性
此中根境亦即說為十處十界於處
門中立為十處謂眼處等於界門中
立為十界謂眼界等已立色蘊并立
處界此中色蘊何緣名色善逝聖教
且說變壞故名為色此說意言苦受
因故有觸對故可轉易故名為變壞
由變壞故說名為色苦受因者色有
變壞能生苦受如義品言
趣求諸欲人　常起於希望　諸欲若不遂
惱壞如箭中
有觸對者手等所觸色便變壞是有
對导可變壞義可轉易者如牛羊等
身可轉易是可轉變及貿易義由可
轉易故名變壞云何色法可轉易耶
謂異相生故名轉易或能表示宿所
習業故名為色如契經說此摩納婆
宿習能招惡形色業謂多忿恨或能
表示內心所有故名為色如契經說
具壽汝今諸根凝悅定證甘露豈不
此說唯就有情數色剖擇色詞
唯此能表宿所習業及內心故若不

[illegible]

無見非情數色應皆非色亦斷過失
唯色聚中有無義故不說諸色皆能
表示且於一切非色聚中无能表示
故此釋詞理得成立如契經說業為
生因此說諸生皆因於業不言諸業
皆是生因今不應難業非生因便為
非業若不介者善逝訓詞亦可為難
非一切色皆變壞故世尊且據有對
身色說如是言有變壞故說名為色
又許是言誰能變壞謂手觸故即便
變壞乃至廣說復作是言諸習欲者
先有惡業而非所為非諸聖者今不
習欲而意不為招惡趣業故知彼說
唯據異生此亦應然不可為難或一
切色皆能表示宿所習業非有情色
亦共許為宿業果故無見諸色云何
表示要有見色不相離故非離無見
而有有見有見無見一業果故由此
無見能表義成而無受等亦成色過
雖從業生非恒有故設恒有者緣離
細故異熟生色非思慮生無間隨轉
故唯諸色有能表示宿所習業若不
爾者非異熟生故應不成色雖非業生

而能未示宿所習業如與賢等是所引發又聲生因處無心定亦常現有故於所釋色義無違有說變礙故名為色若尒極微云何變礙無一極微現在獨住積集住故變礙義成有說亦有獨住極微然有變礙而不發識五識依緣要積集故如立極微雖無方分亦無觸對而許極微有礙有對有障用故應知變礙義亦如是已滅未生是彼類故如所燒薪彼同分眼又如世說急食急行故名為馬而非一切雖無彼德而似彼故種類義成但隨少分建立名想此亦如是由此即釋定不生法住色相故亦得色名又如世間於未有用逆說當有如言當火今若欲起焚燒村邏無一得存亦如世間於用已滅追說曾有如言昔火今若欲起焚燒村邏無一得存非未有用及用已滅能實焚燒而相類同說亦應理定不生法理亦應然彼設當生亦應變礙是故變礙釋色義成去來雖尒無表云何有釋表色有變礙故無表隨彼亦受色名此不應

理隨心轉色不從表生應非色故經
主於此誤立前宗言如樹動影亦隨
動即說過言如樹滅時影必隨滅表
色滅時無表應滅然非彼喻所立異
故謂立所依有變㝵故此亦名色說
是喻言無表所依即四大種非彼大
種不成就時無表隨轉故於此中無
如是失又此相違有不定過謂不決
定此從彼生彼若滅時此亦隨滅如
父工匠種等滅時非子殿堂芽等隨
滅又如所依金剛喻定滅不成就所
生盡智至盡相續不滅隨轉又如無
漏俱生所依生上界時所依雖滅无
表隨轉若以所依大種變㝵能依無
表亦名色者眼等五識所依五根有
變㝵故應亦名色有釋此言无斯過
失無表依止大種轉時如影依樹光
依珠寶眼等五識依眼等時則不如
是唯能為作助生緣故經主謂此如
影依樹光依寶言非為符順毗婆沙
義由許影等顯色極微各自依止四
大種故此非本論毗婆沙說亦非不
順毗婆沙義此言意說影等大種樹

等大種為所依故所以者何影等大
種生住變時皆隨彼故此影光言意
表摠聚非唯顯色如樹實言是故影
等影色極微依止影等大種而轉影
等大種復依樹等大種而生故於此
中無不順過經主復說設許影光依
止樹實而無表色不同彼依由許所
依大種雖滅而無表色不隨滅故此
難不關毗婆沙義能依所依許俱滅
故無表所依大種若滅能依無表未
嘗不滅初念無表可與所依大種俱
滅第二念等无表云何第二念等大
種若無其无表色豈得現有雖此位
中非無大種而彼大種非此所依非
生因故竒哉如是善解對法豈不非
唯生因大種望所造色能為所依然
更有餘四因大種望所造色許為依
故若彼所依大種滅已能依无表猶
不滅者理生無色无漏無表既許成
就應得現前生依二因大種滅已無
漏無表雖成不行故知欲界无表行
者定由所依大種不滅此若不尒彼
當何縁由此諸師咸作是說諸所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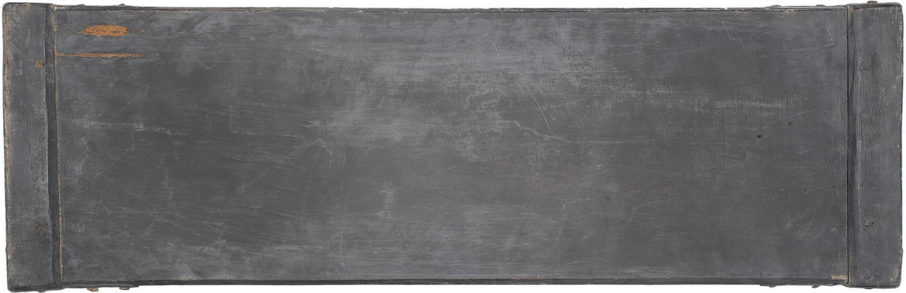
色有二種依一生起依二力轉依聖
生無色由力轉依大種無故無漏无
表雖復成就而不現行由未承奉無
倒解釋對法諸師致斯迷乱然眼等
識所依五根雖有變㝵而不成色由
彼種類有別異故有識種類不依於
色唯五識身依色而起六識皆用意
為所依無色界中意亦可得又於下
地眠夢定等意用可得無五根用又
理不應六識自性一法種類亦色非
色無有無表不依色生故應所依有
變㝵故能依无表亦得名色又言色
者如牛孔雀依少分類以立想名非
無差別不應為難已說色蘊當說受
等頌曰

受領納隨觸　想取像為體　四餘名行蘊
如是受等三　及无表无為　名法處法界

論曰隨觸而生領納可愛及不可愛
俱相違觸名為受蘊領納即是能受
用義此復三種謂樂及苦不苦不樂
能益身心故名為樂能損身心故名
為苦有所領納而非苦樂名不苦不
樂如非黑非白復云何知此別有體

有說以能增益損減諸根大種及俱
相違三用別故知有三體或有說者
增貪瞋癡隨眠別故知有三體雖於
諸受一切隨增而由所緣及相應故
就別相說又癡雖與三受相應合說
各二而就多分相應現行故作是說
復有說者與貪瞋癡行相相似故作
是說有餘師說對法中言於樂受中
貪隨增者不說樂受唯能起貪但說
其貪隨樂受起二受瞋癡應知亦尒
今正說者由教及理知第三受亦定
非無教者如言由樂斷故及苦斷故
此中唯有不苦不樂理者離受心必
不生離苦樂心現可得故焉知離受
心必不生由諸契經同所說故如契
經說眼及色為緣生於眼識三和合
觸俱起受想思如是乃至意及法為
緣生於意識三和合觸俱起受想思
無第七心離受而起故知決定有第
三受又說諸受略有二種一執取受
二自性受執取受者謂能領納自所
緣境自性受者謂能領納自所隨觸
故世尊言順樂受觸順苦受觸及順

不苦不樂受與觸是樂受等所領觸義
領所緣受與一境法差別之相難可
了知如契經言具足領受此領受言
似依慧說故彼契經次後復說不受
後有如實了知雖受亦能領納境界
而此領納自性難知故領納觸為自
性受此不共餘易了差別如是諸受
與心等法同所緣故異領納故所緣
事別所領事別由此觸於受若時為
所領是時非所緣若時為所緣是時
非所領故緣領事別由此善通如是
文句受樂受時如實了知受於樂受
乃至廣說此中意說能以覺慧无倒
審知三受差別非樂謂苦非苦謂樂
非於苦樂謂俱相違餘亦如是此中
非受領受自性即受性故但領所緣
受及餘法一切皆是心及心所所領
受故有阿笈摩能顯此理如契經言
緣種種界有種種觸緣種種觸有種
種受緣種種受有種種愛種種界者
謂根境識種種性相有差別故何故
不言緣種種界有種種受復何不言
緣種種界有種種愛此亦同疑故應



[illegible]
俱擇次第法尒妄立無過現見世間
從先種子生後果時由花乳等有差
別故果有差別如次第生立因果定
俱生因果亦應定立是故諸受雖亦
因果而要用觸以為近因又如兩木
相磨生火風為近緣如是三法和合
生受觸為近緣故就領觸為受自性
非領所緣理定成立此受約世總說
為三就觸所依別分為六已說受蘊
第三想蘊取像為體謂於一切隨本
妄立青長等色琴貝等聲生蓮等
香苦辛等味滑澁等觸生滅等法所
緣境中如相而取故名為想是故此
想隨德立名以能取像故名為想總
別三六如受應知已說想蘊第四行
蘊四餘諸行謂除前說色受想三及
除當說識為第四餘有為法名為行
蘊此有相應及不相應思等得等如
其次第契經唯說六思身者由最勝
故所以者何思是業性為因感果其
力最强故世尊言若能造作有漏有
為名行取蘊若謂唯此名行蘊者理
必不然餘行色等所不攝故應非蘊

攝若言如此有何過者則非善集知
斷應無設介何失違聖教故如世尊
言若於一法未達未知我說不能作
苦邊際未斷未滅說亦如是若謂餘
行猶如虛空及非擇滅無斯過者理
亦不然彼是增長我執事故我執能
障苦盡法故彼上座說行蘊唯思餘
作意等是思差別復作是言作意等
行不可離思知別有體或離餘行別
有少分思體可得由此行蘊雖非一
物而一思攝是故契經雖舉一思而
不違理復云何知作意等行一切皆
用思為自體以薄伽梵於契經中說
六思身為行蘊故說貪瞋等名意
業故非黑非白無異熟業能盡諸業
此以思名說聖道故說諸靜慮無量
無色以為白白異熟業故不應異名
說異法故非一說一是謬言故諸薄
伽梵終無謬言彼上座宗所說如此
理謂不然前後所立互相違故謂彼
前說行蘊唯思後言行蘊非唯一物
何容一思即非一物唯說六思為行
蘊故知作意等思為體者其理不然

說法異故現見經中世尊說法有種
種異或舉初攝後或舉後攝初或舉
初後以攝中間或舉中間以攝初後
伺等經中舉初攝後謂靜慮食瞿波
洛迦不退墮法集諦等經靜慮即是
四修等持契經中說若修初靜慮得
現法樂住非餘不得現法樂住舉初
攝後故作是說由是如來所說無減
食謂四食契經中說第一段食有麤
有細非餘三食無有麤細舉初攝後
故作是說瞿波洛迦謂彼經說不了
知色非餘四蘊已得了知舉初攝後
故作是說不退墮法謂彼經言預流
果人不墮惡趣非餘聖者墮諸惡趣
舉初攝後故作是說集諦謂彼契經
中說愛為集諦非餘染法集諦不收
舉初攝後故作是說思擇諦中當別
顯示諸如是等無量契經皆舉最初
以攝於後由是如來所說無減何等
經中舉後攝初謂得自體識住識頌
福田等經得自體者四得自體契經
中說生在非想非非想天非可自害
非可他害非不一切色無色天非可

阿毗達磨順正理論文疏卷第二　第十二張　志

自害非可他害舉後攝初故作是說
識住謂彼七識住經作如是說有色
有情身一想異如極光淨天是第三
識住非不少光無量光天亦名有色
身一想異舉後攝初故作是說讃頌
福田謂彼經說
若於阿羅漢　恒修妙施福　常為諸天神
勸讃呈嘉瑞
非於前三修妙施福不蒙天等勸讃
呈祥舉後攝初故作是說若謂前三
堪應供養故亦得名阿羅漢者便成
此經非了義說阿羅漢名主无學故
何等經中但舉初後以攝中間謂讃
出家證淨等經讃出家者謂彼經說
諸有出家人　能證預流果　及阿羅漢果
是名多所作
非出家人證一來果及不還果非多
所作但舉初後以攝中間故作是說
讃證淨者謂彼經說
諸有於如來　住妙信无動　及尸羅善淨
常得會嘉祥
非於法僧住信无動不會嘉祥但舉
初後以攝中間故作是說何等經中

但舉中間以攝初後謂契經說若有
修習第四靜慮名得漏盡非不七依
皆能盡漏但舉中間以攝初後故作
是說諸如是等无量契經皆舉中間
以攝初後由是如来所說無減諸經
既尒此亦應然雖復行蘊多法集成
而但舉初說思無過何不冣初舉作
意等造作有為思冣勝故如心能導
三處現前修二法等心能導者如契
經說心導世間此中非无受想等法
以心勝故作如是說三處現前謂契
經說信扵三處現在前故能生多福
此中非無无貪无瞋正見等法以信
勝故作如是說修二法者如契經說
應修二法謂奢摩他毗鉢舍那善有
為法一切應修止觀勝故作如是說
如是等經皆舉勝法以為初首此亦
應然又佛世尊有餘之說處處可得
如窣堵波諸善士趣及心解脫斷結
等經窣堵波者如契經說三人應為
造窣堵波此理不應為異生者造窣
堵波非見諦者當知此經是有餘說
善士趣者如契經說七善士趣謂趣

涅槃阿羅漢果非餘聖生非善士趣
當知此經是有餘說心解脫者如契
經言得阿羅漢其心解脫欲漏有漏
及無明漏然實解脫一切煩惱及隨
煩惱當知此經是有餘說斷結者謂
契經中言永斷三結證預流果非不
永斷見諦所斷一切煩惱當知此經
是有餘說如是等經皆就勝說此亦
如是造作有為功能勝故云何說此
能造有為謂有勝能引生果故果雖
本有而少分生此能隨引故立為造
彼上座言造有為者謂思能造本無
有為如織者言我持此縷織作衆服
此亦應尒如是所說理必不然有依
無依不同法故彼意謂思如能織者
本無有為謂如衆服衆服所依縷無
所喻若許未來有為體有无少分用
造義得成上座縷喻顯有未來或所
立喻有言無義對法諸師說假有法
本無今有可為此喻若執實體亦是
本無彼定不應立如是喻又彼應說
假實異相若有異者則无譬喻若無
異者便似空花說貪瞋等為意業故

知作意等思為體者理亦不然貪瞋
邪見體雖非業業資糧故亦說為業
如餘資糧亦名彼彼如戒經言見衆
聖樂河階陛樂彼樂資糧故亦名樂
又如經說若有眼根不調不護此法
能感非愛異熟眼根雖是无異熟法
非愛異熟法資糧故亦說能感非愛
異熟又如經說樂談論等五種退具
實退具者謂諸煩惱引退果故樂談
論等是彼資糧亦名退具又如經言
愚夫著欲而興諍　諸仙无諍由離欲
是故應除一切欲　猶如麟角獨遊行
耽著境界興諸鬪諍境實非欲是欲
資糧故亦名欲是故經言
世諸妙境非真欲　真欲謂人分別貪
又如經說增色隨眠色非隨眠是彼
資糧故同彼說又如經說
妄為梵行垢　妄惱害衆生
妄實非垢垢謂貪等是垢資糧故亦
名垢又契經中宣說七漏實漏唯二
餘皆非漏是漏資糧故亦名漏由此
等經證貪瞋等意業資糧故名意業
而非業體道理成就非黑非白無異

熟業能盡諸業此以思名說聖道故
知作意等思為體者理亦不然如想
等名此無失故如契經言修無常想
能除欲愛色無色愛彼以想名說諸
聖道既許聖道非想差別此亦應然
故無有失又說受意能斷煩惱故契
經說修喜覺支依離貪意能破異[illegible]
聖道既非受意差別此亦應然故無
有失有聞經說業縛衆生謂一切業
皆能繫縛為遣如是邪僻執故說此
思業能盡諸業又顯業勝故作是說
說諸靜慮無量无色以為白白異熟
業故知作意等思為體者此非審察
諸靜慮等五蘊四蘊為自性故如契
經言此中所有若色若受廣說乃至
名靜慮等非辟喻師業有色性為顯
諸業於感異熟力最強故此中一切
善五蘊法皆說為業又如此中受想
及識雖說為業而體非思如是此中
作意等法亦應說業而體非思若言
受等別蘊攝故無斯過者是則成立
得以異名說於異法此既成立如上
所言說貪瞋等名意業故謂即是思

阿毘達磨順正理論卷第五 第十七張 志

理不成立現見極成異性受等以業
名說餘亦應然由此即破後所說因
不應異名說異法故又見異名亦說
異法如言能行具香等施施體是思
非即香等然由香等覺發於思故有
異名說於異法非一說一是謬言故
諸薄伽梵終無謬言知作意等思為
體者理亦不然龍勝說故名義相屬
不決定故所化有情意樂別故不了
義經現可得故非薄伽梵謬說此言
若立行蘊體但是思彼顯世尊言有
謬失由許世尊說一法體即為非一
復說非一體即一故若說行蘊非一
物成此顯世尊言無謬失是故彼因
有言無理又彼所立違於比量謂行
蘊體非唯是思立摠想故如法處界
若異此者應但名思一法成故如受
想蘊此中意顯如外第六法處界聲
立摠想故摠攝十一十七處界不攝
多法如是行聲立摠想故摠攝四蘊
不攝多行故知行蘊體不唯思若今
如彼應審後說思次第中自當顯示
此非文便故應且止又以芭蕉喻行

濫故知行濫體非唯是思如說行濫
喻如芭蕉此顯多物成行濫體又如
經說相應言故知行濫體非唯是思
如契經言見為根信證智相應若信
與智俱是思者是則思體與思相應
自體相應理不應許又作意等不應
即是思之差別以契經中離作意等
別說思故如契經說彼如是見即如
是思者彼邪見即是思者此義應言
彼如是思即如是思或如是見即如
是見若作是言其義何別又如經說
彼有如是信欲勤安念智思捨名為
勝行若信等行即是思者說信等已
何復說思又此諸法似同時用如何
一思多體俱起上座此中作如是釋
為攝此時所起餘行故復舉思前說
信等為顯此時所起勝行如五濁法
及四修行謂五濁中見雖煩惱由最
勝故復更別說四修行者如契經言
脩身語意妙行正見斷身語意惡行
邪見非正邪見意妙惡行之所不攝
勝故別說此亦應尒理不應然信等
亦應思所攝故不應別說豈不已說

等隨流淨不淨復說大種所造者有
餘隨流淨不淨得為簡彼故說造色
言此中造者即表因義云何知然如
契經說色造我見即是因色起我見
義復言由此說無表者由善不善心
所等起諸位隨流淨不淨色雖如表
業而非表示令他了知故名無表為
顯如是立名因緣故言由此說者顯
此是餘師意經主不許如是種類無
表色故以要言之依止身語表業差
別及善不善心等差別所生無导善
不善色是名无表今謂經主於此頌
中不能具說无表色相以說隨流名
無表故彼自釋言相似相續說名隨
流非初剎那可名相續勿有太過之
失是故決定初念无表不入所說相
中又相續者是假非實无表非實失
對法宗又定所發亂無心位不隨流
故應非无表若言不亂有心位中此
隨流故無斯過者淨不淨表業應有
無表相又謂等言通無心者此言無
用前已攝故亂心等言已攝一切餘
有心位第二等言復何所攝經主應

阿毗達磨順正理論卷第二 第十九張 志 泉

若緣此時所起勝行故說信等雖知
已說然不應理一法一時多體俱起
如受想等不應理故非受想等一法
體類樂小等別有俱時起是故彼說
非佛法宗又彼彼處若不舉思彼彼
契經所說應闕如世尊言學无學戒
定慧解脫此契經內既不舉思應闕
所餘作意等法若謂聞者於彼已知
則舉慧等亦應无用是故彼釋因定
不然喻亦非理諸見所持難解脫故
為顯諸見縛義堅强故與煩惱揔別
顯過意惡行中邪見最重為顯邪見
勝彼貪瞋理須揔別說斷對治思於
信等先見勝用何緣此思揔別而說
是故彼喻與法不齊如前難彼若執
信等思為自性思與信等揔別而說
其理不成彼立見喻極不相似非諸
煩惱諸意惡行一切皆用見為自體
何得以見揔別說故例思同彼應揔
別說又設許彼作意等法皆思為性
然所立思不同邪見色界色處若增
上緣若能作因若分別慧修三摩地
法界法處行蘊安立除作意等無多

思故又此經中別說何用謂契經言
若有所愛即有所思若有所思即有
所想若有所想即有所尋彼宗既許
尋即是思舉尋為兼彼上座言此經
非兼若不舉尋疑思即是作意欲等
此不應疑相有異故彼體即思相如
何異若尒舉尋則應无用彼執尋思
其相一故又作意等既許即思疑思
即彼復有何過是故彼言都无有義
又彼所言作意等行不可離思知別
有者於別有智應正勤求豈以無知
今作意等皆離思體无別有性又如
汝等頻言想識時依行緣相似轉故
諸不能示二相差別而汝等宗許其
體異思作意等應亦如是縱汝不知
體何妨異若作意等體與思異何故
無經說為行蘊亦說行故義已說蘊
謂說尋伺名為說行說信欲等名為
勝行說諸命根名壽命行非此等法
體非蘊攝是有為故如色受等無經
說彼餘蘊所攝而有經中說彼為行
豈有利根言非行蘊又如離愛餘後
有因集說為集不名集諦而彼不應

許非諦攝諸因果法皆諦攝故作意
等行亦應如是雖說為行不名行蘊
而汝不應許非蘊攝一切有為蘊所
攝故世尊就勝且但說思非作意等
行蘊不攝又彼不應作如是說世尊
無緣說於密語離思餘法行蘊所收
如前已論理極成立豈非是佛說密
語緣又行蘊收思外餘法理實是有
而但說思此何密意若無密意便謗
世尊言不隨智若有密意即自成立
佛密語緣故說四餘行名行蘊理教
相應義並成立如是行蘊非盡有係
故唯約世俗說三種如前分別色蘊
體已便約處界二門建立如是此中
辯受想行三蘊體已亦應建立為處
及界謂此三蘊及无表色三種无為
如是七法於處門中立為法處於界
門中立為法界

說一切有部順正理論卷第二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思或謂後等攝不乱心前無用者此不應然無容攝故何容後等攝不乱心遮言理於相似處起乘无起等遮不及餘故非全攝或可乱心言成無用又應簡言唯淨無表於無心位遮流非餘於自釋中亦不簡別故於此理經主應思云何離失說無表相作等餘心等及无心有記無對所造是名無表色

已說無表此中所言大種所造大種云何頌曰

大種謂四界　即地水火風　能成持等業　堅濕煖動性

論曰此諸大種何緣名界一切色法出生處故亦從大種大種出生諸出生處世間說名界如金等礦立金等界名或種種苦出生處故說名為界喻如前說有說能持大種自相及所造色故名為界如是諸界亦名大種何故言種云何名大種種造色差別生時彼彼品類差別能起是故言種有說有情業增上故無始生死未嘗非有是故言種或法出現即名為有

生長有性是故言種即是生長法有
性義或是生長有情身義或能顯了
十種造色是故言種由此勢力彼顯
了故若尒便有大過之失一切因緣
於果生位皆有用故無大過失有大
用故言大用者謂諸有情根本事中
如是四種有勝作用依此建立識之
與空乃得說為有情根本為別所餘
故復名大又於誑惑愚夫事中此四
最勝故名為大如矯賊中事業勝者
別餘故名大矯大賊如是此四因緣
中勝名大別餘無大過失有說此四
普為一切餘色所依廣故名大有說
一切色等聚中具有堅等故名為大
風增聚中闕於色等火增聚中闕於
味等色界諸聚皆无香味青等聚中
闕於黃等滑等聚中闕於澁等礙等
不定是故唯此四種名大何故虛空
不名大種彼大種相不成立故能損
益故立大種名虛空不然故非大種
豈不虛空有容受故能損益耶虛空
實無容受之用非可聚色隨所住方
虛空闕避云何容受然无對故不障

彼住由是虛空无損益用若尒何當
作如是說能容受故名曰虛空此說
意言有虛空故令有對色展轉相容
以虛空界與虛空相少分相似故有
此處假号虛空空界即是咽喉等穴能
令衆生吞咽飲食及有轉變便利等
事以無容受損益功能是故虛空定
非大種又諸大種非一非常自相衆
多果別元量虛空自性是一是常相
無差別全無有果非無別因生有別
果是故虛空不名大種若謂餘因有
差別故能助虛空生別果者即此別
因能生別果何用執此虛空為因有
說虛空其性常故法生滅位相無差
別地等不尒故法不同現見大種種
等位中其相轉變芽等位起虛空无
為則不如是性相常故作用都无既
不能生故非大種又於此中由大及
種二言具故唯四義成虛空有大而
無種義種與能生名差別故有說虛
空亦無大義體非色故造色及餘有
為非色性能生故是種非大如前所
說大種二義爭不成故隨闕一種不

能生成所造色故大種唯四不增不
減毗婆沙者作如是言減即无能增
便無用故唯有四如牀座足有說大
種法尒唯四有說大種於所造色唯
須持攝熟長四業若減若增无能无
用云何得知此四大種恒不相離如
入胎經及大造經應了知故又理應
然何等為理謂石等中現有能攝
生火增瑩三業可得故知於此有水
火風恒不相離於諸水中現有持攝
煖性流動三業可得故知於此有地
火風恒不相離於火焰中現有任持
攝聚擊動三業可得故知於此有地
水風恒不相離於風聚中現有能持
起冷煖觸三業可得故知於此有地
水火恒不相離復云何知如是四界
由此因緣恒相隨逐由此能成持等
業故謂地等界如次能成持攝熟長
四種事業由此因緣於諸色聚若有
持等四業可得即知此中有地等界
互不相離恒相隨逐為能持等四業
即是界自相耶不尒云何如是四界
隨其次第堅濕煖動以為自相應知

阿毘達磨順正理論卷第二　第七張

此中說性顯體為明體性不相離故
云何應知地等四種異堅等相有持
等業復云何知地等四種相業无異
徵審異耶不見相業有差別故我等
不見堅等持等相業有異故及徵審
涉謂我言離堅等相條然別有持等
業耶然持等業與堅等相非離非即
堅等即是地等自相无所觀故持等
業用別有所觀而施設故非持自相
說此持業名一切法有持業故皆名
為地成太過失是故應知地界堅相
無別所觀別觀所持說能持業水界
濕相无別所觀別觀所攝說能攝業
火界煖相无別所觀別觀所熟說能
熟業風界動相无別所觀別觀所長
謂剎鹽等或復芽等說能長業長
謂增盛或復流引動謂能引大種造
色令其相續生至餘方是故持等業
非即堅等相有說三時一時異故知
相與業其義不同有說地等有持等
業若地界等有堅等相與說不然風
與風界无差別故長動應一風界若
以動為性者何故契經及品類足論

皆言風界謂輕等動性復說輕性為所
造色說動為風輕為造色是顯自相
輕為風者舉果顯因是風果故豈不
火界亦是輕因說火風增生於輕故
雖有是說而火不定若有輕性火增
為因是處必有增盛風界或有輕性
風增為因而其中无增盛火界如草
等花飄舉輕性此中火界若增盛者
其中應有熱觸可得由此風界遍為
輕因故別舉輕偏顯風界然地等相
易可了知故不須說重等果顯對堅
等三動難了故為地等界即地等耶
不尒云何頌曰
地謂顯形色　隨世想立名　水火亦復然
風即界亦尒
論曰地言唯表顯形色處豈不摠地
四處合成何故但言顯形為地此中
雖有香味觸處而隨世想故作是言
由諸世間相示地者以顯形色而相
示故若尒世間相示衣等亦以顯形
而相表示如言衣等白等長等寧許
四處為衣等性地亦應然何故唯色
又諸世間亦於香等施設地名謂作